

老舍梁實秋
的相聲逢周
三、四、五見報

夢回大宋

河南開封的清明上河園是以北宋畫家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為藍本興建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。園區佔地八百多畝，從上世紀末動工，歷經三期工程，直到二〇二三年第三期工程才正式竣工。出差開封，特地去那裏觀賞了大型水上表演《大宋·東京夢華》。

從公園西門「金水門」進入，觀賞「汴河」裏的荷花燈，張燈結綵的舟船和印在夜空中、九龍橋外的拂雲閣。突然音樂響亮，一隊身穿北宋服飾的男男女女舞蹈走過，和身穿宋服的遊客相映成趣。經過「孫羊正店」、「趙太丞家」、「王員外家」和坐在涼棚下品嘗灌湯包等小吃的遊人，進入觀眾席。

演出共七十分鐘，穿插了好幾首宋詞名作。開場以宋軍滅南唐拉開序幕，以李煜的《虞美人》（春花秋月何時了）歌舞為主打節目。接下來一幕復原《清明上河圖》中行人過虹橋的場景，騎驢的，遛鳥的，雜耍的，還有一場婚禮。後面幾幕演繹了蘇軾的《蝶戀花》（花褪殘紅青杏小）、辛棄疾的《青玉案》（東風夜放花千樹），柳永的《雨霖鈴》，周邦彥的《少年遊》。下半場轉為辛棄疾的《破陣子》和岳飛的《滿江紅》，最後以蘇軾的《水調歌頭》做結。燈光變換，音樂伴奏，夾雜噴火、煙花、騎馬，是科技與文藝的一場成功合作。

元宵佳節的光影唯美，飛渡關山的場景震撼，但燈光秀總體呈現盛世美景，國破家亡的苦難基本不提。除了打造開封的城市名片，這場表演還成功推廣了幾首宋詞。坐在後面的小朋友散場時表示這是她看過的最好看的燈光秀，甚至超過迪士尼樂園的表演。

逢周
一、五見報

我愛聽傳統相聲，比如侯寶林、劉寶瑞等大師們的經典作品。最引以為憾的是，曾有一場精彩的相聲演出，卻沒能留下音像資料，後人無緣一飽耳福。

一九四〇年，陪都重慶舉辦募款勞軍晚會，連演兩晚，需在大戲開演前墊一段對口相聲。老舍自告奮勇，邀梁實秋作搭檔。並商定，頭一晚老舍「逗哏」，梁實秋「捧哏」，次日角色互換。兩人都是北京胡同裏長大的，且均性情風趣。但老舍對相聲有深入研究，能背誦許多全本大套作品。這一點非梁可及。

他為梁囑咐了許多技巧。譬如：「說相聲第一要沉得住氣，放出一副冷面孔，永遠不許笑，而且要控制住觀眾的注意力，用乾淨利落的口齒在說到緊要處，使出全副氣力斬釘斷鐵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話，則全場必定爆出一片彩聲、哄堂大笑。用句術語來說，這叫做『皮兒薄』，言其一戳即破。」

老舍憑記憶寫出了兩齣傳統相聲。兩人登台，泥雕木塑一般繃着臉肅立片刻，尚未開口，觀眾已笑不可仰。整個演出張、弛恰到好处，喝彩聲歷久不絕，觀眾不斷高呼：「再來一回！」可惜這樣的合作竟成絕唱。根據老舍的「相聲觀」，稍稍腦補一下畫面：兩位絕頂聰明的文學巨匠，又有許冠文似的「冷面笑匠」之功，那種高級幽默，怎不叫人心嚮往之？

而今，也有些劇場有相聲演出。但卻常令人失望。自詡「貼近現實」，卻滑向輕佻的庸俗，或充斥一些「葷段子」，或取笑對方父母、配偶，或拿身材、口音、殘疾人「開涮」。當然，這類作品也不乏觀眾，因為迎合了某些惡趣味。正如明代《菽園雜記》評觀戲：「一遇優人插科打諢，作無恥狀，君子方為之羞；而彼則莫不歡笑自得，蓋此態因易動人，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。」

張愛玲說人生有「三恨」，一恨鱗魚多刺，二恨海棠無香，三恨《紅樓夢》未完。「幾大恨」的版本很多，在如今的生活裏，WIFI斷聯、手機沒電……都可以進入「恨」的序列。尤其是手機沒了電，不但被放逐於虛擬世界之外，與現實世界似乎也失去了聯繫，叫人焦慮不安。

我記得剛開始用手機那些年，買手機時，商家都會推薦再買一塊備用電池，就像汽車後面背一個備用輪胎。後來，手機越來越智能，電池也不可拆卸，備用電池就換成了充電寶。

我們常常提到「藝術是美的」，但藝術之美又不只是為了記下優美的事物，它同時記錄那些不被歌頌、不被美化，甚至常常被視而不見的真实。羅伯特·亨利（Robert Henri）與他的作品便是這樣的一種存在。亨利是美國藝術史上重要的現實主義畫家，也是「垃圾桶畫派」（Ashcan School）的領袖。他和他的同伴，拒絕了當時流行的美國印象派畫風，那種以光影取悅觀者、以田園營造幻想的風格。取而代之，他們關注都市底層的真實生活。

「垃圾桶畫派」的畫家們走上街

每天都有數不盡的人在營營役役，倘若忙着的事情可以兼顧興趣、收入和夢想，那該多好；如果所做的還能貢獻社會、為國爭光則更不得了，就像以巧克力包裹牛奶做成蛋殼，內藏不同玩具的「Kinder出奇蛋」宣傳口號所說，不單美味，又有營養，更可得到新奇玩意，「三個願望，一次滿足」。

現實中要找如「出奇蛋」般精彩的工作不容易，若要舉例，我會想起國家隊運動員。他們受訓的項目同時是個人興趣和專長，表現優異又可藉

盛夏的深圳，「我負丹青——吳冠中藝術展」正在深圳美術館（新館）二層展廳靜候知音。這場特展以六十二件珍品串聯起這位藝術大師的創作生涯，其中一幅八十乘八十公分的油畫《眼》（附圖），為展廳中耐人尋味的作品。

二〇〇九年冬，九十高齡的吳冠中在寓所裏做出一項決定：他將客廳牆上懸掛的唯一一幅自己的作品《眼》摘下，交予浙江美術館的來訪者。畫面中央，一隻貓靜臥於混沌背景前，雙目如炬穿透畫布。當時他對工作人員講：「在這隻貓的眼睛裏，

傳說中的七月五日不是末日，人類繼續如常生活，夏天還是多麼的熱。

年輕時沒那麼怕熱，大熱天時，拿着一個籃球便跑到球場去，跟認識的不認識的鬥波比試切磋球技，管他什麼烈日當空大汗淋漓。其中一個常去的球場，位於一個空曠之地，無遮無擋，好天曬落雨淋，難怪小時候一到夏天，皮膚總是曬得黑黑的。我也曾有過那段運動少年的日子，現在回想還是覺得不可思議。

鬥波時難免身體碰撞，有些球友熱得索性把上衣脫掉，防守時施以前臂擋駕，或挺起胸膛抵禦進攻，碰到的是別人赤裸裸的體溫與濕滑的汗，那大概是只有男生才懂的熱血與浪漫。現在嗎？已經很久沒碰籃球，都不知還能不能打。

不知是真的愈來愈熱，還是體質漸漸改變了，現在是愈來愈怕熱，夏天時走不了多遠路便「爆汗」，反而從前較怕冷，現在倒是覺得沒什麼，當很多人動輒穿上羽絨外套，我還是一件長袖衣服或披上薄薄的外套使出

再後來，又有了共享充電寶。此時的充電寶已成多數人的生活必備品。

電池和充電寶，看似結對幫扶，實則競爭對手。電池性能越強，充電寶的存在感就越低。最近，一些國產品牌推出8000mAh手機，實現了電量倍增，續航能力強悍，可以連續播放二十五小時視頻。這樣的手機，正常使用的话，兩天甚至三天充一次電就可以了，這個消息實在令人振奮，而其原因是電池技術實現了突破，固態電池已在測試，和鋰電池相比，它的電量大大增加。

頭，將日光投向那些被社會忽視的角落：擁擠公寓裏的勞工家庭、燈紅酒綠中的賣唱女子、在污穢街巷中嬉戲的孩子們等等。「垃圾桶畫派」筆下的紐約，不再是繁華與夢想之地，而是一座殘酷又冷漠的大都市。

「為生命而藝術」（Art for life's sake）是亨利對藝術的信念。他認為，藝術不只是供人消遣的奢侈品，不只是追求形式與技巧的遊戲，而是對生命的真實書寫。早年，亨利曾以印象派的筆法描繪風景，但隨着對都市現實的關注加深，他逐漸放棄了光影斑斕、色彩輕快的畫面，轉而

比賽得到獎金，更能以精英代表身份跟他人競技、宣揚體育精神、為國爭光，熱血又充實的工作生涯實在難能可貴。然而任誰都知，那不是唾手可得的机会，因為後天的努力一分也不可少，更時刻背負非比尋常的壓力，情況就如現於美國拉斯維加斯比賽的國家乒乓球隊。

長途跋涉，在人生路不熟的行程中，王楚欽、孫穎莎等多名球壇精英，此刻正抵着時差奮戰。從報道中得知，這趟世界大賽的場館竟然沒有空調，要運動員每天在密閉的空間，

牠已經看穿了一切。」

《眼》在吳冠中藝術生涯中佔據着特殊位置——他畫動物不多，這是畢生唯一一幅貓題材作品，更是他在生命最後一年留在私密空間的自我凝視。

畫面中，油彩層疊堆砌出的深邃眼眸，背景色塊與貓眼形成對比，讓畫面具西方表現主義的張力，也蘊含中國傳統水墨的留白意境。

二〇〇九年浙江美術館拜訪吳

治療充電焦慮

從電池技術的進步中受益的，當然不只小小的手機。隨着新能源汽車普及率提高，怎麼給它餵飽電同樣成了令人焦慮的問題。尤其是自駕出遊，必須考慮充電的便捷性以及花費的時間成本。好消息是固態電池汽車已在測試，續航里程據說達到一千八百多公里，這意味着，你有一輛這樣的車，給它充滿電，就可以從香港一直開到上海，途中再也不用擔心充電的問題。還有人預測，電池技術提升後，電動飛機產業將邁進一大步。

從一八〇〇年意大利科學家亞

為生命而藝術(上)

採取更直白的筆觸與色調。他所追求的，不是視覺的美，而是深藏於現實的靈魂。

亨利用畫筆對抗虛假的浪漫，把城市中那些邊緣而沉默的生命，定格在畫布上，留下了人性赤裸的剎那。舉例，他在一九一二年創作的《失明的西班牙女歌手》（Blind Spanish Singer），畫中沒有詩意的街頭，沒有夢幻的色彩，只有一位失明的女歌手，坐在凝重而單調的背景前歌唱。

畫中女子，雙手撫着一把簡樸的結他，結他橫放在膝上，嘴微微張開，彷彿正唱着一首古老的民謠。她

讓人佩服的拚勁

頂着北半球的熱浪練習和比賽，辛苦程度根本是在直接挑戰選手們的體能極限。當女將陳幸同在比賽期間一度捂住胸口，長呼吸時，裁判便出示提醒她不要延誤發球的黃牌。此外，大會又要求參賽者自費晚餐，令眾人在體力消耗後還要應付賭城高昂的物價，以致港將杜凱琰笑言希望多晉級一兩場賽事幫補消費，真是聞者心酸。昨天世一孫穎莎跟埃及選手對壘時，觀眾席上疑似有白人男子發表侮辱性言論。一向以為國爭光為任的孫穎莎沉着應戰，那一刻她心中的滋味一

吳冠中油畫《眼》



冠中提出展覽意願時，吳老非常熱情地把家中的作品和藏品捐贈給浙江美術館，當中就包括這幅《眼》。次年六月，吳老於北京溘然長逝。

《眼》中的貓，實則是吳冠中留給世界的精神自畫像。畫面上那雙穿透一切的眼睛，既看盡世相百態，又保持着藝術家的赤子之心。

吳冠中曾說，「想念我，就去看我的畫吧。」在《眼》前駐足，觀者

海洋中的「幽默大師」

日前，福建歐樂堡海洋世界一頭白鯨突然在社交媒體上爆紅，原因竟然是牠「故意」嚇哭小朋友。影片中，只見小朋友原本開心地站在池邊背對白鯨合照，沒想到白鯨突然張大嘴巴嚇得小朋友哇哇大哭，網友們紛紛留言調侃：「今日KPI達成」、「白鯨界的惡作劇大師」。

其實，白鯨本就是海洋中最聰明的生物之一。研究指出，白鯨的智商相當於人類七八歲的孩童，不僅擁有極佳的學習能力和記憶力，還能理解指令、與人互動，甚至學會模仿人類的聲音。在海洋館的專業訓練下，牠們可以完成各種高難度的表演動作，例如空中轉圈、與人共舞，甚至假裝「昏倒」或「撒嬌」來博得觀眾的喜愛。

這次在歐樂堡海洋世界「出道成名」的白鯨，就是訓練有素、觀察敏銳的代表。歐樂堡的白鯨顯然已經掌握了「嚇人」與觀眾反應之間的因果關係，並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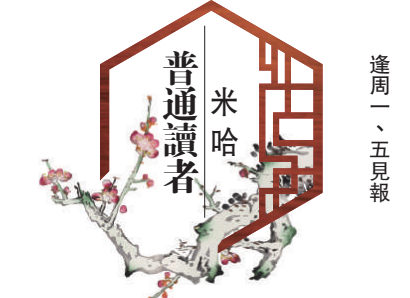
歷山德羅·伏打發明伏打電堆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德國科學家維爾納·馮·西門斯發明發電機，人類進入「電氣時代」，充電也成了個大問題。而今，充電焦慮終於有希望治療。

逢周
一、三、五見報

的眼神空洞無神，那不是因為畫家沒有刻畫，而因她是一名失明者。

但，亨利不曾以同情或憐憫的筆調描繪她，他筆下的女歌手堅毅、沉靜，她沒有淚水，沒有哀求，她只是在唱，在向世界訴說自己的存在。

（待續）

逢周
一、五見報

定比「出奇蛋」更複雜，要承受的一切也早超出了興趣與工作的範疇。在「壓力山大」下，莎莎依然成功淘汰對手，其工作拚勁實在令人佩服。

逢周
四、五見報

或許會明白：這分明是吳老在畫布上留下的最後一道目光。那雙眼睛，看透了藝術的真諦，也看穿了世間的虛妄。這幅畫，正是他用盡一生才找到的那個交匯點——在傳統與現代之間，在技法與心靈之間。

逢周
五見報

此轉化為一種與人類互動的遊戲。這種行為不是單純的條件反射，而是展現了白鯨對社會互動的理解和主動參與，以及擁有一定的情緒識別與「幽默感」。

事實上，白鯨在自然界中也以好奇心與互動能力著稱。在北極地區，人們曾記錄白鯨會主動靠近船隻，甚至與潛水員「玩耍」。有的白鯨還會用氣泡製造水中「泡泡圈」，反覆觀察氣泡上升的樣子，像是孩子在玩玩具。

當我們看到白鯨「故意」嚇哭小孩時，實際上見證的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生物與人類建立的遊戲關係。這種行為背後，或是白鯨對人類情緒的敏銳感知和對社會規則的理解。

逢周
五見報